

阅读是一场盛大的抵达

杨鹏程

2025年清明假期，我跟妻子说：“咱们去延安吧！”妻子问：“是要祭奠你的人生导师路遥吗？”

从我居住的城市到延安路遥墓的距离是425公里，这条路我至今没有完整走过。

作家和他的读者，是一场双向奔赴，而阅读，就是一场盛大的抵达。

阅读的本质是灵魂的摆渡。1999年一个深秋的夜晚，被窝里，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也照亮了穷乡僻壤里一个年轻人的心。

“走出去！一定要走出去，去山的那一边，看看广阔的世界！”这是15岁的我说给自己的最豪气干云的话。那一刻，小说里，在漆黑的矿坑中，用头灯阅读《红与黑》的主人公孙少平，与现实中，我这个乡村少年翻动书页的姿态重叠了。我和他越过时空，共同触摸到文学最伟大的魔力——让孤独者看见同类，让困顿者看到希望，让理想者结成同伴！

阅读撑起了我理想的穹顶。我要感谢小说里的少平哥，更要感谢创造他的路遥先生。如今的阅读语境早已不同，但我相信，路遥用笔构筑的理想主义的精神灯塔不会熄灭，因为人类对知识、对爱情、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永不会休止！

阅读还是一次次文明的接力。记得语文课上，启蒙恩师耿春珍老师用她甜美温柔的声音，朗读魏巍笔下的蔡云芝先生：“她教我们读诗，像唱歌一样。”讲台下的我，在“春风化雨”四个字下，画了一道鲜红的波浪线——彼时尚未知晓，这颗种子会在30年后的课堂上，随着我讲解同一篇课文的声音悄然发芽。当我把耿老师教的歌曲《雨花石》唱给我的学生时，他们黑亮的眼眸里，闪现出和我当年一样渴望的光。此刻，远山如黛，星河低垂，我突然懂得，所谓抵达，不过是让某个瞬间的月光，借着阅读的精神力量，穿越时空，照亮了另一个生命。

阅读更是精神的共鸣，生命的重塑。犹记高中时，语文老师李晓东先生从他书架上取《傅雷家书》给我。我读到“辛苦恣睢”，不明其旨。20年后，已为人父、为人师的我带着学生共读《傅雷家书》时，学生热泪盈眶的模样，让我几度哽咽难言。我们一起体察到文字背后，父母之爱的深沉，教育的闭环在那一刻完成。“杨老师，孩子回来执意要给我洗脚，从那以后，再没有顶撞过我！”这是家长的留言，这不也是少年认知与情感的重构么？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说：“多少人通过读一本书，为人生翻开了新篇章。”诚如斯言，我们的人生因阅读而改变。

此刻，书桌上，是最新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封面上，双水村的枣树正在抽出新芽。路遥笔下所有未竟的故事，都化作此刻朦胧的月光。我终于明白：真正的抵达从不需要地理意义上的完满，那些被文字焐热的灵魂，早就在书页翻动的簌簌声里，完成了千万次的重逢。

享受阅读 重温经典

聚焦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

矿灯与书页的私语

赵冉

父亲的头灯在黢黑的矿洞里熄灭时，我正躲在锅炉房后的煤堆旁读《海底两万里》。泛潮的书页沾着煤灰，尼摩船长的潜艇正在地心潜行。那年我12岁，矿务局子弟小学的图书馆只有三排缺腿书架，管理员王婶总把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锁在铁皮柜里。

我的第一本藏书是废品站淘来的《水浒传》。上卷封皮糊着1987年的生产报表，武松打虎那页被撕去烧了蜂窝煤。每天放学后，我蹲在矿车轨道旁的石墩上读，内燃机车的轰鸣声盖过了鲁智深的禅杖响。直到有

天读到“林冲雪夜上梁山”，突然发现书页里的雪屑原是父亲工装抖落的盐晶。

初三那年，偷翻父亲藏在工具箱底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黄蓉在桃花岛摆的八卦阵，竟与矿区安全通道图惊人地相似。书里夹着张泛黄的瓦斯检测单，背面是父亲年轻时抄的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

高考前，母亲用挂历纸给我的复习资料包上书皮。某个凌晨背历年表，突然发现台灯底座压着张1992年的下井记录——父亲的名字后面跟着串阿拉伯数字，像列开往地心的火车。

去年清明回老矿区，职工书屋已成废墟。夕阳把矸石山染成《红楼梦》里的胭脂色，远处新修的儿童图书馆正在搬运书柜，玻璃幕墙映出我怀中婴儿熟睡的脸——他的睫毛沾着煤灰，像极了当年书页里惊鸿一瞥的蝴蝶标本。



童年的读书时光

裴小军

小时候，我家租住在原平市轩岗矿区的一个农家院子里，东南角的小屋，便是我童年的“大宅门”。

我没有上过幼儿园，我的读书启蒙老师就是我的父亲。父亲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到煤矿工作，他说自己的文化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。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，父亲就是我崇拜的文化人了。

每当父亲下班回家，暮色中，小屋那盏朦胧的灯便点亮了。灯泡被一根暗红色花线高高悬在屋子中央，为了聚光，父亲在灯泡上用硬纸片围了一个灯罩，几平方米的大炕就成了我读书认字的起锚之地。

启蒙书籍是父亲从煤矿图书馆借来的小人书。小小的书本，每一页都有生动的图画和凝练的文字。晚饭后，我和父亲伏在炕上，头顶上是那盏昏黄而温暖的电灯。爸爸操着铿锵的方言，一边读着文字，一边给我讲解，有时候，他还让我跟读，一个充满想象的快乐的世界便在我们面前打开了。
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书名，比如《林海雪原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罗盛教》《南征北战》等等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我津津有味地听着，时

不时提出一些稚稚的问题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给我解答。母亲照例忙着洗锅刷碗，忙完后便坐在炕沿边做针线活，不时抬头望向我们。

周边邻居家的伙伴们，因为这些小人书也成了我家的常客。尽管我们都只能看懂图画，但总乐在其中，无比着迷。

后来，我上了小学，不用爸爸给我读小人书了。夏秋之际，我喜欢沿着院子后面蜿蜒的土路，走到广阔的黄土高坡上安静地看书，或者放声朗读。坡上是参差不齐的田地，有绿油油的玉米地、有火红的高粱地、有黄澄澄的谷子地、有金灿灿的胡麻地，在大自然静谧的世界里，我享受着独自读书的快乐。

每当深秋时节，遥远的高坡上，成片成片的沙棘成熟了，满坡的金黄，美不可言。日暮黄昏，沐着夕阳的余晖，我们从层层叠叠的高坡上向家的方向眺望，依稀看到村庄里升起袅袅的炊烟，悠然飘向空中，仿佛是母亲呼唤我们回家吃饭特意发出的信号。

此时，我们便会合上书，一窝蜂地打闹着，嬉笑着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朝着炊烟的方向，飞奔回家。

适我所愿的邂逅

闫俊风

有一天，你读一本书，看到那书里的文字，觉得熟悉，觉得珍贵。你舍不得把它读完，读过了也会回过头反复看。或者任意翻开，从任何一段都能开始读，都能沉入，都能心情平静。这样的遇见是难得的。

遇到喜欢的书就像遇到喜欢的人一样。翻山越岭，穿越千山万水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如《诗经》所言：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”

这样的遇见是积聚了很多的缘分的。如《夏洛特烦恼》里，仁美对如真所说的一样：“我们的相逢，需要彼此做好各种准备。”与一本书、一位作家的相遇，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准备的。比如你得有了经历、感受，或是遇到了困惑，一直在找寻一个出口。恰好这本书、这位作家能给你答案，或者能让你知道，他也面临同样的困惑，也在寻求一种解释，你不是孤单的。这样，你们是一起成长的。

起初的阅读该是多而杂的，但随着成长中遇到的困惑越来越多，我们的阅读该是要解决问题的，就像生病了找药一样。而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同的，你会选择不同类型、不同作家的书去看，这样你的阅读就有了选择性。毕竟书太多，而时间太少了。

那些经典的作品是能让人反复

读的。那些古代的经典著作，是经过时间检验的，给人以智慧的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哪一部不是涵盖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的经典作品？其他的古代笔记散文之类说到的问题和困惑，我们现在也会遇到。柳宗元的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、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现在来读，觉得是在说我们的心情。

王朔说读古代的书：“觉得就像几千年前和我们差不多的一群朋友，面临同样的困惑和过不去，凑在一起聊聊，看谁能把不明白聊得明白一点。过去看两行就睡着了，是不知道人家说什么，跟人家没在一个地方。现在一翻开，满纸大白话，就会心一笑。”

他说得对。我们总会遇到困惑，看似每个人都一样，但有些又是共同的困惑，比如情爱、生死、求而不得，古今一也。面对同样的困惑，也许到最后都聊不明白，那也没关系。这个过程已经足够了。

读书其实也是在找人聊天。平日里每个人都忙碌，很少有时间能几个人凑在一起聊聊。读书就方便了很多。可以随时翻看，从任意一段喜欢的开始。

好书如湖，可以映照自己。愿我们山水相逢，能平静欢喜。

